

# 世道 杂谈

张中行  
著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

# 世道杂谈



张中行 著

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道杂谈 / 张中行著. —北京: 中国盲文出版社,  
2008. 1

ISBN 978-7-5002-2633-8

I. 世… II. 张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1311 号

## 世道杂谈

---

著 者: 张中行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

邮政编码: 100072

电 话: (010) 83895215 83896965

印 刷: 北京文海彩艺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32

字 数: 172 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02-2633-8/I·467

定 价: 13.00 元

---

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  
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## 常人·哲思·诗情

——张中行先生其人其文

与张中行先生交往有年，得先生精神、物质的恩惠多多，也写过几篇关于先生的文字，但都不过只言片语，且多叙交游之事，很少评断之语——以我的缚鸡之力，焉敢有昇泰山之想？先生逝世后，与张厚感、李世中二君共同起草先生讣文，也只是勉力为之，在先生大名前写了“著名语文教育家，学者、作家，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”几个词。这并非吝于语汇，而是因为，要把先生说清楚，确如孟子所说：“难言也。”——先生的一生，远非这几个词所能概论。

张先生首先是一位常人。小民百姓，平常得与胡同口遛弯儿、负暄话旧的老头儿没什么两样。走在大街上，任谁也看不出这是一位声闻全国的大学者、大作家。他喜欢吃烤白薯，喝稀粥，兴到时偶尔来一杯小酒，也不过二锅头而已。世界杯期间，也和小青年一样，深夜起床看球……他的身份，终其一生，只是一介平民。然而，翻阅先生文集，便能发现，他的精神世界竟那么丰富！这一点，却又非同寻常了：哲理，情思，学问，诗文，古典，语文……从内容到形式，贯通中西，诸

体兼擅。当年，他以耄耋之年出现在学界之际，难怪人们惊呼：“原来我们还有这么一位文化老人！”

张先生是一位思想家，一位哲人。百岁人生，饱尝苦乐，阅历丰富，自称“六代（满清、北洋时期、国民政府、沦陷时期、抗战胜利、建国以后）之民”，这使他具有了超越常人的岁月财富。数十年间，先生孜孜矻矻，不断追索，妙悟人生真谛，成就了他熔铸古今的“顺生”（率性任情而生）哲学。同时，他又是一位学人。一九三五年红楼毕业，真正的“老北大”出身，广泛涉猎中外群籍，博闻强志，腹笥充盈。在治学上，他接受了老北大的“怀疑精神”，对各种复杂的社会人生问题，敢于独持己见，决不随波逐流。此外，他又继承了老北大“民主”“科学”的现代理性精神，对传统文化中的专制、迷信，不遗余力地给予无情的批判。在生命的后十几年里，他以高迈之年，不辞劬劳，苦口婆心地著书立说，倡导法治，力主以“文”化育生民的心内之思，以“法”规范其身外之行，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。在思想体系和文化人格上，能够传承“五四”道统的学人寥寥，先生无疑是其中一座重镇。

这样说，先生似乎就成了一位苦行僧式的书斋学究，或者是一位怒目金刚式的斗士。其实不然，他还是一位诗人。诗人之称，有表、里两层含义。表，指能作诗之人。这一点，先生自当不让，有旧体诗词集《说梦草》为证；深层含义，是重情。多年接触所感，是他有丰富、深挚的情感世界。凡人生

美好的东西，哪怕是些微小事，甚或片瓦残砖，他都怀有发自内心的挚爱。他的散文，追怀往事，悼古伤今，系情故事，关心民瘼，成为主要题材。字里行间充满沧桑之慨，饱含人生哲理，令人荡气回肠，寻味不尽。那些大量的怀古忆旧之作，举凡人、事、情，都饱含对往昔美好的记忆，对当今丑恶的鞭挞。他自称“是当作史和诗来写的”。从这个角度读，庶可真正明了先生的用意所在。

清代学者魏禧为周亮工《赖古堂集》所作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：

士之能以诗文名天下、传后世者，有三资焉，曰记览之博也，曰见识之高也，曰历年之久也。记览博，则贯穿经史，驰骋诸子百家，书无所不读，言有本而出之不穷。见识高，则不依傍昔人成见，不汨没世俗之说，卓然能自成立。历年老，则积久而变化生，攻苦而神明出。

先生工于三者，倘再加上“重人情”一项，用以形容其人，庶几仿佛之。

再说张先生之文。多年来，他执笔，固守“忠于写作”的原则。不写则已，写则以真面目对人。其文如行云流水，如话家常，举重若轻，含蓄蕴藉，平实自然，冲淡而不失韵味，灵动而兼有厚重，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。在当今文坛，可谓独

树一帜。

如今，先生已去矣。“临川悲逝水，抚卷忆慈颜。”先生的音容不再，无处亲临罄歎，唯以阅读先生的文章，来重温往昔的春风岁月了。每及此时，不禁恍然。

在先生的影响下，这些年来，我每于教务餘暇，率尔操觚。但我深知自己人、力之微，从没给人写过序，更没想过给先生的文集写序——小子何能，竟敢乃尔！这篇小文，不过应编者之邀，把我读其文、近其人的一点浅近心得，与大家共享或予大家供评而已。焉敢序为？

刘德水

# 目 录

## 卷一

### 月旦之评

- |    |      |
|----|------|
| 2  | 章太炎  |
| 5  | 熊十力  |
| 11 | 胡博士  |
| 16 | 梁漱溟  |
| 22 | 刘半农  |
| 27 | 朱自清  |
| 31 | 俞平伯  |
| 43 | 吕叔湘  |
| 52 | 季羡林  |
| 59 | 启功   |
| 75 | 刘佛谛  |
| 79 | 汪大娘  |
| 84 | 王门汲碎 |

## 卷二

### 流年碎影

- |     |      |
|-----|------|
| 90  | 童心   |
| 99  | 通县   |
| 105 | 学术空气 |
| 113 | 知的探险 |
| 123 | 生计   |



# 目 录

- 131 佟府旧迹  
144 十年而后返  
149 试论人生

## 卷三

### 陋室横议

- 158 怀疑与信仰  
166 关于读书明理  
178 有关史识的闲话  
191 牢骚和歌颂  
197 吃皇粮与颂皇权  
201 关于吾师  
208 又一次热闹  
214 解说八股

## 卷四

### 灯下说书

- 220 《史记》妙笔三例  
233 常翻看的《古董琐记》  
237 读《叶圣陶诗词选注》  
250 黄宗江及其《卖艺人》  
265 绣像与插图  
269 为魏公藏拙  
275 《清流传》序

卷一

月旦之評

---

|   |   |   |   |   |   |   |   |   |
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
| 季 | 呂 | 俞 | 朱 | 劉 | 梁 | 胡 | 熊 | 章 |
| 羨 | 叔 | 平 | 自 | 半 | 漱 | 博 | 十 | 太 |
| 林 | 湘 | 伯 | 清 | 農 | 溟 | 士 | 力 | 炎 |

## 章 太 炎

提起章太炎先生，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，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。多种怪之中，最突出的是“自知”与“他知”的迥然不同。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，比如明朝的徐文长，提起青藤山人的画，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爱，可是他自己评论，却是字（书法）第一，诗第二，画第三。这就难免使人生疑。章太炎先生就更甚，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，这不只使人生疑，简直使人发笑了。

发笑也许应该算失礼，因为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八年（一八六九年），按行辈是我的“老”老师的老师。老师前面加“老”，需要略加说明：简单说是还有年轻一代，譬如马幼渔、钱玄同、吴检斋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学生，我上学听讲的时候他们都已五十开外，而也在讲课的俞平伯、魏建功、朱光潜等先生则不过三十多岁。“老”老师之师，我不能及门是自然的，不必说有什么遗憾。不过对于他的为人，我还是有所知的，这都是由文字中来。这文字，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，就是收在《章氏丛书》中的那些；也有不少是别人写的，其赫赫者如鲁迅先生所记，琐细者如新闻记者所写。总的印象是：

学问方面，深，奇；为人方面，正，强（读绛）。学问精深，为人有正气，这是大醇。治学好奇，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，如著文好用奇僻字，回避甲骨文之类；脾气强，有时近于迂，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：这是小疵。

一眚难掩大德，舍末逐本，对于太炎先生，我当然是很钦佩的。上天不负苦心人，是一九三二年吧，他来北京，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《广论语骈枝》（清刘台拱曾著《论语骈枝》），不记得为什么，我没有去听。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，有如“阳春白雪”，和者自然不能多。幸而终于要唱一次“下里巴人”，公开讲演。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，就是“五四”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。我去听，因为是讲世事，谈己见，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，坐满了，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。老人满头白发，穿绸长衫，由弟子马幼渔、钱玄同、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。太炎先生个子不高，双目有神，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。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。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，由刘半农任翻译；常引经据典，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。说话不改老脾气，诙谐而兼怒骂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：“也应该注意防范，不要赶走了秦桧，迎来石敬瑭啊！”其时是“九一八”以后不久，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。话虽然以诙谐出之，意思却是沉痛的，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。

此后没有几年，太炎先生逝世了（一九三六年）。他没有看见“七七”事变，更没有看见强敌的失败，应该说是怀着愤

激和忧虑离开人间了。转眼将近半个世纪过去,有一天我去魏建功先生书房,看见书桌对面挂一张字条,笔画苍劲,笔笔入纸,功力之深近于宋朝李西台(建中),只是倔强而不流利。看下款,章炳麟,原来是太炎先生所写,真可谓字如其人了。不久,不幸魏先生也因为小病想根除,手术后恶化,突然作古,我再看太炎先生手迹的机缘也不再有了。

## 熊 十 力

熊十力先生是我的老师，现在要谈他，真真感到一言难尽。这一言难尽包括两种意思：一是事情多，难于说尽；二是心情杂乱，难于说清楚。还是五十年代，他由北京移住上海。其后政协开会，他两度到北京来，先一次住在崇文门新侨饭店，后一次住在西单民族饭店。这后一次，正是大家都苦于填不满肚皮的时候，他留我在饭店饱餐一顿，所以至今记忆犹新。别后，我写过问候的信，也听到过一点点他的消息。大动乱来了，我在文斗武斗中浮沉三年，然后到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去接受改造。喘息之暇，也曾想到年过八旬的老人，——自然只能想想。放还之后，七十年代中期曾到南京及苏杭等地漫游，想到上海看看而终于没有敢去，主要是怕登门拜谒而告知的是早已作古。再稍后，忘记听谁说，确是作古了，时间大概是六十年代末期。想到民族饭店的最后一面，想到十几年，我挣扎喘息而竟没有写三言两语去问候，真是既悔恨又惭愧。

我最初见到熊先生是三十年代初期，他在北京大学讲佛学，课程的名字是“新唯识论”吧，选这门课的人很少。我去

旁听几次,觉得莫测高深,后来就不去了。交往多是四十年代后期,他由昆明回来,住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,我正编一种佛学期刊,请他写文章,他写了连载的《读智论抄》。解放以后,他仍在北京大学,可是不再任课,原因之小者是年老,大者,我想正如他自己所说,他还是唯心论。其时他住在后海东端银锭桥南一个小院落里,是政府照顾,房子虽不很多,却整齐洁净。只他一个人住,陪伴他的是个四川的中年人,无业而有志于佛学,因为尊敬老师,就兼做家务劳动。我的住所在后海北岸,离银锭桥很近,所以晚饭后就常常到熊先生那里去,因而关于熊先生,所知就渐渐多起来。

早年的事当然不便多问,但听说革过命,后来不知由于什么,竟反班定远之道而行,投戎从笔,到南京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学佛学。治学,也像他的为人一样,坚于信而笃于行,于是写了《新唯识论》。“唯识”前加个“新”字,自己取义是精益求精;可是由信士看来却是修正主义,用佛门的话说是“外道”。于是有人作《破新唯识论》而攻之。熊先生不是示弱人物,于是作《破破新唯识论》而答之。混战的情况可以不管,且说熊先生的佛学著作,我见到的还有《佛家名相通释》,我原来有,大动乱中也失落了。他这一阶段的学识,信士看是不纯。后来,五十年代前后就变本加厉,张口真如,闭口大《易》,成为儒释合一,写了《原儒》《明心篇》《体用论》等书。我没有听到信士的评论,也许视为不可救药,与之“不共住”了吧?严厉的评论是来自另一方面,即批林批孔时期,见诸

文件,说他是吹捧孔老二的人。没有上海的消息,也不便探询,我只祝祷他借庄子“佚我以老”的名言而不至引来过多的麻烦。

尊重熊先生不妄语的训诫,对于老师的学识,我不得不说几句心里话。熊先生的治学态度、成就,我都很钦佩。至于结论,恕我不能不怀疑。这问题很复杂,不能细说,也不必细说。我是比熊先生的外道更加外道的人,总是相信西“儒”罗素的想法,现时代搞哲学,应该以科学为基础,用科学方法。我有时想,二十世纪以来,“相对论”通行,有些人在用大镜子观察河外星空,有些人在用小镜子寻找基本粒子,还有些人在用什么方法钻研生命,如果我们还是纠缠体用的关系,心性的底里,这还有什么意义吗?——应该就此打住;不然,恐怕真要对老师不敬了。

还是撇开这玄虚干燥的玩意儿,专说熊先生的为人。记得熊先生在《十力语要》里说过,哲学,东方重在躬行。这看法,专就“知”说,很精。熊先生的可贵是凡有所知所信必能“行”。这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。以下谈一些琐细的,一般人会视为怪异的,或者可以算作轶事吧。

他是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的人,所以住所求安静,常常是一个院子只他一个人住。三十年代初期,他住在沙滩银闸路西一个小院子里,门总是关着,门上贴一张大白纸,上写,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,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,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。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,请不要



再敲此门。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。五十年代初期他住在银锭桥，熊师母在上海，想到北京来住一个时期，顺便逛逛，他不答应。我知道此事，婉转地说，师母来也好，这里可以有人照应，他毫不思索地说：“别说了，我说不成就是不成。”师母终于没有来。后来他移住上海，是政协给找的房子，仍然是孤身住在外边。

不注意日常外表，在我认识的前辈里，熊先生是第一位。衣服像是定做的，样子在僧与俗之间。袜子是白布的，高筒，十足的僧式。屋里木板床一，上面的被褥等都是破旧的。没有书柜，书放在破旧的书架上。只有两个箱子，一个是柳条编的，几乎朽烂了。另一个铁皮的，旧且不说，底和盖竟毫无联系。且说这个铁箱，他回上海之前送我了，七十年代我到外地流离，带着它，返途嫌笨重，扔了。

享用是这样不在意；可是说起学问，就走向另一极端，过于认真。他自信心很强，简直近于顽固，在学术上决不对任何人让步。写《破破新唯识论》的事，上面已经说过。还可以举一件有意思的。四十年代晚期，废名（冯文炳）也住在红楼后面，这位先生本来是搞新文学的，后来迷上哲学，尤其是佛学。熊先生是黄冈人，冯是黄梅人，都是湖北佬，如果合唱，就可以称为“二黄”。他们都治佛学，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确；可是所信不同，于是而有二道桥（熊先生三十年代的一个寓所，在地安门内稍东）互不相下，至于动手的故事。这动手的武剧，我没看见；可是有一次听到他们的争论。熊先生说自